

荒唐婚礼绑架案中受害人的遭遇

自古以来，有谁听说过，为自己的儿子举办婚礼也犯罪的？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就有这样一位母亲，在为儿子举办婚礼后四个月就被当局绑架了。在被非法关押十个月后，这位母亲被非法判刑四年；婚礼主持人张宝胜被判刑五年；婚庆老板赵玉安被判刑七年；司机王金玉被判刑五年。下面是他们遭受迫害的经过。

婚礼主持张宝胜遭迫害经过

张宝胜，男，五十一岁。是黑龙江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他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和又正直。谁家有事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由于他的婚礼主持风格即传统又欢快；很受人们的喜爱，于是他这个业余婚礼主持人在当地就传开了。

二零一一年五月，他为朋友的儿子主持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四个月后也就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早晨他被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十个月后，他被非法判刑五年，先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队，遭到酷刑折磨，三个月后又被劫持到黑龙江大庆监狱迫害至今。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早晨七点钟，张宝胜在哈尔滨市呼兰利民开发区的家中准备去上班，被四个恶警绑架。三个恶警把他压倒在草坪上，一个姓宋的恶警用拳头猛击他的小腹，并用手铐铐住他的双手，手腕子都被手铐勒的鲜血淋漓。当时正是上班时间，他的同事亲眼目睹了这凄惨场面。张宝胜跟他的同事说：我遭绑架了，快告诉领导一声吧。就这样还没来得及交代一下工作，他就被推上了警车。

随后阿城国保大队的杨自恒又非法抄了他的家。后来在卷宗里面发现了一些不是从他家搜来的材料，也

拿来凑数，陷害他。这四个恶警是：阿城国保大队杨自恒、任广林、一个姓宋和一个姓魏的。

在阿城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张宝胜出现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等心脏病症状，经检查说是心肌供血不足，肺部轻度感染。监狱得知他的病情后，既不给医治，更没有释放他的意思，后来他坚持一段时间炼功后，才得以恢复。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阿城法院非法开庭，以在婚礼上演唱了一首《莲花颂》的歌曲为借口，判他五年徒刑。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姓、韩姓、王姓的三个警察把他送到黑龙江呼兰监狱。

张宝胜在呼兰监狱集训队经常遭到一群恶人的威逼、恐吓和毒打。一次，四个在押犯打他。他们是孙祥龙、赵立国、谭晓波，还有一个绰号叫猴子的人。恶徒把张宝胜打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连拧带踩，腿骨着地，用力踩，他疼晕了过去。醒来后，非但没停止施暴，反而动用更残忍的酷刑，叫开飞机。就是让人爬在地上，然后把胳膊反立起来推到极限，再用力向前推，不断的加力，人能疼昏过去。这一次酷刑下来，他的右腿肿的象面包，回不了弯，整个右腿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象乌云和彩云那种颜色。别人看了都害怕，左脚拇指甲整个瘀血，胸部肋骨和肌肉也被他们打坏了，软肋、腿、胳膊都被他们打伤、扭伤了，疼痛难受，腿伤的瘀血一个多月才基本退去。

张宝胜绝食反迫害，恶犯就用拳头狠命的击打他的脸和头部及前胸和后背。他跟狱警说明绝食的理由，恶警让犯人用袜子把他的嘴塞上，不让他说话。

就在伤痛还没痊愈时，全身又长

满了疥疮，身上都是血包，奇痒与疼痛无法形容。在这种状况下，还要强迫下车间干缠线、编汽车坐垫等活儿。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他离开这个邪魔窟，又被投到黑龙江大庆监狱被迫害至今。

司机王金玉遭迫害经过

2011年9月20日早7点多，王金玉在自家车库遭到7、8个阿城国保大队恶警非法跟踪、绑架及抄家。被非法抢走笔记本电脑、电子书各一台及现金740元。家中83岁高龄的老岳母听到王金玉遭绑架的信息后，受到强烈打击，在悲痛和惊吓中不久离世。71岁的大姐在得知他被绑架后，在着急上火与十分牵挂中悲愤离世。妻子因承受不住由此给家庭带来的巨大打击和恐怖的压力而与他离了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得王金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王金玉在被劫持到阿城看守所并被非法关押10个月后，于2012年7月25日被转移到呼兰监狱。

在呼兰监狱集训队期间王金玉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为了逼迫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恶警指导员邹大勇扬言说三个月内让他生不如死，并把他塞到约50厘米高的床底下，盘着腿，头贴到腿上就这样窝巴着长达5个多小时。恶警还指使犯人关利君、高建平、于××在洗手间毒打他，用拳头击打头部、背部、腰部，使得腰、背部被打得严重肿大，耳朵流脓水，有三、四天说话都发不出声音，遭受毒打的当晚又被罚站到次日凌晨1点钟左右。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每天早晨4点半强迫起床，罚站到11点钟后才让睡觉。

在呼兰监狱集训队这个人间地狱，这个十分刚烈男子汉曾想到死，以逃脱这非人的折磨、解脱这地狱般

的痛苦。同年 10 月又被转移到大庆监狱继续迫害。

赵玉安遭迫害经过

赵玉安，男，五十岁，阿城水利二处职工。得法前，被确诊为开放性肺结核，空洞有鸡蛋黄那么大，医生说随时有喷血导致窒息。修炼法轮功不久，所有病症不治自愈。自一九九九年七、二十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赵玉安多次遭到非法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两次共十二年。

二零零二年二月，被阿城市（现改称为哈尔滨阿城区）国安大队与河东派出所绑架，在当地拘留所关押五个月后被判刑五年。送到哈市新建监狱，不久被秘密转到大庆监狱迫害，在大庆监狱被迫害的几次出现生命危险，耳膜被打穿孔，至今听力没有恢复。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早晨六点多钟赵玉安和妻子从自家电脑公司出来往家走。快到家时，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不容分说就把他们夫妻俩绑架到阿城国保大队。随后把婚庆公司约有十几万元的物品、设备全部抢走，拉到国保大队。在抢劫过程中，现场只有赵玉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恶警对不识字的老母亲实行暴力签字，老人家因此受到惊吓，大病一场。

在阿城区第一看守所遭“打针”、抽血、殴打等迫害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赵玉安觉得身体有些不适，姓姜的狱医给打了一针，打完针赵玉安反而感觉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了，呼吸也困难。晚上打坐炼功近一个小时，身体才有所缓解。

二零一二年三月初的一天晚上，赵玉安打坐时，被一名杀人死囚毒打。殴打时到场的张管教、巡视姓付的、姓赵的、刘春叶等人不予制止，反而说法轮功谁都可以动手（打）。警察这种态度助长了死囚犯对法轮功学员行凶的气焰，管教等人刚离开，这个死囚犯便肆无忌惮地对赵玉安拳打脚踢，头部、面部、左边腮部内侧被踢出了大口子，鲜血流了一床铺，当场休克过去了。等醒过来时，看到管教张国

民还有巡视刘春叶、姓付、姓赵的等人都站在监栏门口，与杀人犯嘀咕了一阵就走了。不一会儿就强行给赵玉安戴上了脚镣子。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八点多钟，阿城区法院非法开庭。赵玉安的老岳母也到现场，听了五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以为能当庭释放，结果亲眼目睹自己的女婿又被压回监牢，老人家在伤心与绝望中病倒住进了医院。一个星期后，老岳母离开了人世。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赵玉安被非法判刑七年，被投到呼兰监狱迫害。

在呼兰监狱遭“转化”迫害

在呼兰监狱集训队期间，为了逼迫赵玉安放弃信仰，罪犯赵立国、孙祥龙等把赵玉安按倒在地上趴着，两人用脚踩后背、分别抓住赵玉安两只脚，用力向上掰，罪犯赵立国又把赵玉安的手放到地上用脚使劲的踩、捻。致使左手及臂膀伤势严重，至今左臂向后、向上都抬不起来。

集训队的环境非常肮脏，赵玉安不久身体染上疥毒，加上虱子叮咬，满身都是疮、脓疮疥，奇痒无比，腿部多处感染发炎、溃烂，最严重的是右小腿处一块直径有二公分的洞，造成整个的右腿严重浮肿，脚部肿的鞋都穿不上，走路都非常困难。即使这样还被逼迫做奴工

大庆监狱胁迫犯人参与迫害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赵玉安离开呼兰集训队来到大庆监狱，全身被扒光，衣服全烧掉，连行李里的便服也被烧掉了。带的洗漱用品、刮胡刀等物品全部被呼兰监狱集训队的人偷走了。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一点多，赵玉安被带到管教室，罪犯赵永逼他在放弃信仰的“四书”上签字，赵玉安不签，赵永就用钢笔尖扎赵玉安的手背。这时犯人杨雨丰从后面扑上来按住赵玉安，赵永双手夹着赵玉安的手在纸上强行签字，又强行按上手印，才放手。

程宝英，女，阿城区师范学校职工。这个为儿子举办婚礼的母亲，在非法关押十个月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至今。

参与迫害的单位及责任人：

黑龙江省公安厅；阿城“610”；阿

城公安局；阿城国保大队；阿城检察院；阿城法院；阿城看守所；呼兰监狱、大庆监狱。

责任人：阿城法院李建光、孙艳英，检察院：宫金光；

阿城公安局：刘继；田大鹏

阿城国保大队：杨自恒、马剑锋、任广林等。

阿城看守所警察：孙海林；张国民；刘春叶还有姓付、姓赵两名狱警。

坐镇指挥此次非法绑架案的阿城公安局副局长：

刘继 电话：

0451-53721615

0451-53733680

15945125692



刘继



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棋子

---“执行公务”无法避免法律责任

【明慧网】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线人员”有一种误解，认为自己只是“听命于上级”的执行者，不承担责任。其实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条作为问责条款，斩断了国家公职人员执行中共的违法决定（或者命令）想逃避惩罚的路。

其实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提供书面文件依据”本身就为“一线人员”将来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如果追究起来，那些幕后的人根本不会承认是他们领导、命令了这一次又一次的迫害。

最后的证据，就是“一线人员”错误运用法律，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利。然后其党再叫嚣，这些一线执法人员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给“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云云。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可能没有想到，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早把他们当成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